



世界经典名著

契诃夫短篇小说选

(九)

〔俄〕契诃夫 著

利 平 译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爱 情	1
爱情和低音提琴	8
城外一日	15
多余的人	23
复活节之夜	32
格利沙	46
横 祸	50
怕	53
七万五	60
强烈的感受	66
生活的烦闷	72
枢密顾问官	89
熟识的男人	111
太太们	116
闲	121
幸福的人	129
勋 章	136
药房老板娘	140
在别墅里	147
在贵族女子寄宿中学里	154
终身大事	158
自由主义者	163

爱 情

“现在是深夜三点钟。四月间宁静的夜晚向我的窗口里张望，繁星朝着我亲切地眨眼。我睡不着觉。我是多么幸福啊！我的全身，从头到脚，胀满一种没法理解的奇特感情。我现在还不能分析这种感情，我没有工夫，而且也懒得这样做，况且，什么分析不分析，去它的吧！是啊，一个人从钟楼上倒栽下来，或者听到自己中了二十万卢布的彩票，难道他能解释自己的感情吗？他办得到吗？”

我写给萨霞的情书大致就是这样开头的，萨霞是我爱上了的一个十九岁的姑娘。这封信我已经开过五次头，可是五次都把它撕掉了。我涂掉整张整张的信纸，然后又把它们重抄一遍。我为这封信忙了很久，就象赶写一个约定要交稿的长篇小说似的。我这样做完全不是为了要把信写得长，写得细腻，写得多情，而是因为当春夜扑进窗子里来，我坐在安静的书房里，任凭我的幻想驰骋的时候，我就不得不想把写信这个过程拖得无穷无尽地长了。我在字里行间看见一个亲爱的影子。我觉得好象有许多精灵跟我同坐在桌旁，也在写信，也象我这样纯真而幸福，傻里傻气，快乐地微笑。我写着信，不时看一下我的手，这只手不久以前握过她的手，现在还有点软绵绵呢。要是我偶尔把眼睛移到一旁去，我就会恍惚看见那绿色旁门的格子。我跟萨霞告别以后，她就是隔着那个格子凝眸瞧着我的。我同萨霞告别的时候，什么也没想，光是爱慕地看着她的身材，



就象一切正派的男人爱慕地看着美丽的女人一样。临到我隔着格子看见两只大眼睛，忽然灵机一动，明白我已经落入情网，我们之间的一切已经决定，已经定局，剩下来所要做的只是履行某些手续罢了。

我把情书封好，慢慢穿上衣服，悄悄走出家门，把那个宝贝送进邮筒去，这在我也是很快活的事。天上已经没有星斗。东方原来有星的地方，如今换上一条白色长带，悬在阴沉的房顶上，有几处被云遮断。有了这条长带，整个天空就泛出苍白的光。这座城市睡着了，不过运水工人已经出来，远处一家工厂响起汽笛声，在唤醒工人。您走到沾着露水的邮筒旁边，一定会看见一个笨拙的扫院人，穿一件钟形皮袄，拄着手杖。他处在昏迷状态：说睡没睡，说醒不醒，而是介乎两者之间。

如果邮筒知道人们怎样常常找它来决定自己的命运，它就不会有这种谦卑的外貌了。至少我就差点吻我那个邮筒，我瞧着它，想起邮筒才是最伟大的宝物！我请求凡是以前坠入过情网的人回想一下，你把信投进邮筒后，怎样急忙赶回家里，很快上床躺下，盖上被子，充分相信明天早晨一醒，就会想起前一天发生的种种事情，就会兴奋地瞧着窗口，而白昼的亮光正在热中地想要钻透窗帘的皱折照进来。可是，现在言归正传。第二天中午，萨霞的女仆给我送来这样一封回信：“我很高兴请您今天务必到我们家里来我等您。您的萨。”一个逗号也没有。她干脆不用标点符号，她把“务”写成了“务”，总之整个她这封信，甚至装这封信的狭长信封，都使我心里充满脉脉温情。我在歪歪斜斜然而羞羞答答的笔迹里认出了萨霞的步态，她



每逢发笑就高高地扬起眉毛的模样，她努动嘴唇的神情。可是信的内容却没有使我满意。

第一，对饶有诗情的信是不应该这样回答的；第二，为什么要我到萨霞的家里去，呆呆地等着她的胖妈妈、兄弟们和食客们猜出底蕴，然后留下我们两个人在一块儿呢？

他们不会费心思去猜的，那末，只因为您身旁有个兴奋的无聊家伙，例如一个半聋的老太婆或者小女孩，唠唠叨叨向您问这问那，您就不得不抑制您的欢乐，这可是再讨厌不过的事了。我打发女仆带回去一封复信，在信上我请萨霞选定一个公园或者一条林荫路作为 rendez-vous 的地点。我的建议被她欣然接受了。正如俗语所说的，我的建议恰巧投其所好。

下午四点多钟，我向本城公园里一个最偏僻的角落里走去。公园里一个人也没有，相会的地点本来可以定在近一点的地方，林荫道上或者亭子里都成，可是女人家谈情说爱可不喜欢马马虎虎：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既要相会，就得挑个最荒僻难走的密林才成，其实在那样的地方是有碰上坏人或者喝醉的小市民的危险的。

我朝萨霞走去，她正站在那儿，背对着我，我在那后背上体会到非常之多的神秘意义。仿佛那个背、后脑勺、衣服上的小黑点都在说：嘘！姑娘穿一件朴素的花布衣服，外面套着一件薄薄的小斗篷。为了多添一点神秘，她脸上罩着一层白纱。我不想破坏那种气氛，不得不踮起脚尖走过去，开始小声说话。

就我现在所理解的来说，在这种幽会当中我并不是主



要部分，而仅仅是细节。吸引萨霞的，与其说是他，不如说是这种幽会的浪漫气氛和神秘意味、亲吻、阴森的树木的沉寂、我的海誓山盟。她没有一分钟忘掉自己、陷入如痴如呆的状态，她始终不让她脸上的神秘表情消失。真的，如果有个伊凡·西多雷奇或者西多尔·伊凡内奇来替换我，她也会照样感到幸福。那末，在这种情形下，请您来弄清楚您是不是被人爱着吧。如果是被人爱着，那么这究竟是真正的爱呢，还是不能算真正的爱？

从公园里出来，我带着萨霞到我家去。在单身汉的住所里，有个自己所爱的女人坐着，那作用就跟听音乐和喝醇酒一样。你照例讲起未来，而且谈得多么自信，多么有把握，简直到了想入非非的地步。你拟计划，定方案，还没做到准尉就热心议论将官的品位，总之你海阔天空地胡说一通，听讲的人必得怀着满腔的爱情，而且不了解生活，才会附和你的话。合该男人走运，凡是在热爱中的女人，总是被爱情迷住了眼睛，而且从来就不了解生活。她们不但随声附和，甚至还怀着在天神面前诚惶诚恐的心情而面色发白，肃然起敬，如饥似渴地把疯子的每句话都听进去。萨霞专心听我讲话，可是我不久就在她脸上看出心不在焉的神情，她没有了解我的意思。我谈到的未来，只有外在的一面才使她发生兴趣，我在她面前摊开我的计划和方案，那都是白费精神。她极其关心的问题是她的房间在哪儿，房间里糊什么壁纸为什么我有竖式钢琴而不是大钢琴，等等。她仔细检查我桌上的小物件，瞧瞧照片，闻闻香水瓶，把信封上的旧邮票揭下来，说是她要留下来，有用处。



“请你替我搜集旧邮票！”她说，做出严肃的脸色。
“劳驾！”

后来她在窗台上找到一个核桃，就喀嚓一声咬开，吃起来。

“为什么你不在你那些书的书脊上贴小条子？”她看一下书架，问道。

“贴那东西干什么用？”

“喏，让每本书都有个号码埃……可是我把我的书放在哪儿呢？要知道我也有书。”

“你有些什么书呢？”我问。

萨霞抬起眉毛，想一想，说：“各式各样的都有。”

要是我凑巧想起来问她一下，她有些什么样的思想、信念、目标，她想必也会这样抬起眉毛，想一想，说：“各式各样的都有。”后来我把萨霞送回家去。等到我从她家里告辞出来，我已经成了真正的和正式的未婚夫，只等完婚了。如果读者容许我单凭个人的经验下个断语，我就要断然说一句：做未婚夫很乏味，比做丈夫或者根本没订婚乏味多了。未婚夫成了四不象：他已经离开这边的岸，可还没有到达那边的岸；他固然没有成家，却也不能说是单身汉了。这种情形同我上文提到的那个扫院人的状态倒不无相似之处呢。

每天我一有工夫就赶紧到未婚妻家去。照例，我去找她的时候，总是带着千百种希冀、愿望、意图、建议、话语。我每次都觉得，等到女仆一开门，我就会摆脱沉闷抑郁的心境，一头栽进令人神清气爽的幸福里去了。然而实际上情形往往不是这样。



每次我来到未婚妻家里，老是碰上他们全家上上下下忙于做愚蠢的嫁装。（Apropos：他们已经缝制了两个月，做出来的衣物却还不满一百卢布。）到处都是熨斗、硬脂、煤气的味儿。人的脚底下往往踩到玻璃珠。有两个最大的房间堆满了波涛般的麻布、细棉布、薄纱，萨霞从波涛里探出小脑袋来，嘴里衔着线。那些缝纫的人一齐发出欢呼声迎接我，不过马上又把我送到饭厅去，免得我在那儿碍她们的事，也免得我看见那些只有做了丈夫才能看的东西。我万般无奈，只得在饭厅里坐着，跟女食客彼美诺芙娜谈话。萨霞带着忧虑和不安的脸色，不时手里拿着一个顶针，一扎毛线，或者别的什么无聊的东西，跑过我面前。

“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马上就来！”她看见我抬起恳求的眼睛瞧着她，就说。

“你猜怎么着，可恶的斯捷潘尼达把那件薄纱裙的腰身弄坏了！”

我左等右等也不见她来，就生了气，走出去，挥动我那根做未婚夫后才用的手杖，在林荫道上散步。再不然，有时候我想约我未婚妻一块儿出去散步，或者坐马车去兜风，不料她已经同她妈妈在前厅里站着，穿戴整齐，手里摆弄着阳伞“哦，我们正要到商场去！”她说：“我们还得买点开司米，还要换一顶帽子。”

散步的事算是完了！我只好跟着两个女人，一块儿到商场去。看这些女人买东西，讲价钱，极力要蒙哄那些骗人的店员，真是无聊极了。临到萨霞翻遍一大堆衣料，把价钱杀得 admi-nimum，结果什么也没买成就走出商店，或者叫店员剪一段四五十戈比的料子，我看了总觉得难为



情。萨霞和她妈妈走出商店后，带着惊恐不安的脸色久久地谈论她们出了错，买了不该买的东西，花布颜色太深，等等。是啊，做未婚夫是无味的！去它的吧！现在我成家了。这时候是傍晚。我在书房里坐着看书。萨霞在我背后一张沙发上坐着，嘴里嚼着什么东西，声音很响。我想喝啤酒。

“你找一找拔塞器，萨霞……”我说：“不知把它放在什么地方了。”

萨霞跳起来，胡乱地在两三叠纸里翻一阵，碰掉了火柴盒，没有找到拔塞器，默默无言地坐下了。五分钟过去，十分钟过去了。我又口渴又烦恼，很不好受。

“萨霞，找一找拔塞器呀！”我说。

萨霞又跳起来，翻我旁边的一堆纸。她嚼东西的声音和纸张的沙沙声，对我的影响不下于两把刀子互相磨擦而发出的刺耳响声。我就站起来，亲自动手找拔塞器。

最后，拔塞器总算找到，啤酒瓶打开了。萨霞就在桌旁坐下，开始唠唠叨叨地讲起一件事来。

“你该读点什么东西才好，萨霞……”我说。

她就拿起一本书，在我对面坐下，开始努动她的嘴唇。我瞧着她小小的额头和不住努动的嘴唇，不由得沉思起来。

“她就要满二十岁了……”我想：“如果把她和一个有知识的同年龄男孩相比，区别是多么大呀！男孩子就又有学识，又有信念，又有头脑了。”

可是我原谅了这种区别，犹如原谅了那狭小的额头和不住努动的嘴唇一样。



我记得，从前，我喜欢追逐女人的时候，往往因为一个女人的袜子上有块污斑，因为她说了句蠢话，因为她牙齿不干净，就把她丢开了。可是现在我原谅了一切：咀嚼声啦，为找拔塞器而乱翻东西啦，衣冠不整啦，为无聊的事喋喋不休啦，我一概原谅了。

我几乎不自觉地原谅了，没有丝毫的勉强，倒好象萨霞的错处就是我的错处似的。从前惹得我厌恶的许多事情，我现在看了反而感动，甚至喜爱。这种原谅一切的原因在于我爱萨霞，可是爱情本身该怎样解释，说真的，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爱情和低音提琴

乐师斯梅奇科夫走出城外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，那边由于举行订婚仪式而要“举办”音乐舞会。他背上驮着一个大低音提琴，装在皮盒里。斯梅奇科夫沿着河岸走去，清凉的河水潺潺地流着，虽然并不壮观，却也饶有诗意。

“是不是洗个澡呢？”他暗想。

他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衣服，把身体泡在清凉的流水里。

傍晚天气很好。斯梅奇科夫的富于诗情的灵魂跟四周的景物水乳交融。然而他往旁边游出大约一百步远，却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坐在高陡的岸边钓鱼，他的灵魂里顿时生出一种多么甜蜜的感情埃他透不过气来，呆呆不动，各



种感触涌上他的心头：他想起童年，怀念往事，他的爱情苏醒了。上帝啊，他本来以为他再也不可能爱上什么人！自从他对人类失去信心（他热爱的妻子跟他的朋友，巴松管乐师索巴基内依私奔了）以后，他胸中就充满空虚之感，变成厌世者了。

“什么叫生活？”他不止一次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。

“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？生活是神话，幻梦……腹语术。”可是临到他站在那个睡美人（他不难看出她已经睡熟了）跟前，他却忽然违背本意，胸中生出一种类似爱情的东西。他在她面前伫立很久，定睛瞧着她。“不过，够了……”他暗想，发出深长的叹息声。

“再见吧，美妙的幻影！我现在该到爵爷家去参加舞会了。

他再看一眼美人，正想往回游去，忽然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。

“应该给她留下点东西作为纪念！”他想：“我要在她的钓钩上拴点什么东西。那就会成为‘无名氏’的意外礼物了。”斯梅奇科夫悄悄游到岸边，摘来一大把陆地上和水上的花朵，用滨藜的茎把它们捆在一起，拴在钓钩上。

那束花沉到水底，顺带把美丽的浮子也拉下水去了。

理智、自然规律、我的主人公的社会地位，都要求这场恋爱到此结束，可是，呜呼！作者的命运却是铁面无私的：由于作者所不能负责的种种情形，这个爱情故事并没有随那一束花而告终。贫穷卑微的低音提琴乐师一反普通的道理和事物的常情，竟然在门第高贵、家财豪富的美人的生活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

斯梅奇科夫游到岸边，大吃一惊：他没找到自己的衣服。

它给人偷去了。不知是什么歹人，趁他欣赏美人之际，竟把他的衣物一古脑儿卷走，只留下了他的低音提琴和高礼帽。

“该死的！”斯梅奇科夫惊叫道：“唉，人啊，阴险的东西！使我愤慨的与其说是丢失衣服（因为衣服反正会穿破），不如说是我只得赤身露体走路，因而破坏了社会道德。”

他在装着低音提琴的皮盒上坐下，开始想办法摆脱他那可怕的处境。

“总不能赤身露体走到比布洛夫公爵家去啊！”他想：“那儿有女人！再者贼把长裤也偷走，而松香就在裤袋里！”

他想了很久，想得很苦，弄得两个鬓角都痛了。

“有了！”他终于想起来。“离岸边不远有一道小桥，立在灌木丛中。我可以在小桥底下坐等天黑，傍晚天黑了，我就溜出去，见到农民的小屋就进去。”

斯梅奇科夫打好这个主意，就戴上高礼帽，把低音提琴驮在背上，往灌木丛慢慢走去。

他光着身子，背上又有个乐器，那样子颇象古代神话里半人半神的形象。

现在，读者诸君，趁我的主人公在小桥底下坐着，沉湎于悲愁之中，我们暂时离开他，转到钓鱼的姑娘那边去吧。她怎么样了？美人醒过来，看见浮子不在水面上，就赶紧拉钓丝。钓丝绷紧了，然而钓钩和浮子还是没从水里



钻出来。斯梅奇科夫的那束花分明已经浸透水，泡涨，变得沉重了。

“或许有大鱼上钩了，”姑娘暗想，“或许钓钩钩住什么东西了。”

姑娘又拉了一阵钓丝，断定钓钩钩住什么东西了。

“多么可惜啊！”她想：“傍晚，鱼容易上钩！这可怎么办呢？”

这个古怪的姑娘没有考虑很久就脱掉身上轻飘飘的衣服，把美丽的身体浸进河水，只露出大理石般的肩膀。钩丝已经缠在那束花上，要把钓钩从花上摘下来却不容易，然而耐性和辛劳占了上风。过了大约一刻钟，美人眉开眼笑，心情欢畅，从河水里走出来，手里拿着钓钩。

然而恶毒的命运在暗算她。偷窃斯梅奇科夫衣服的坏人把她的衣服也拿走了，只给她留下了鱼饵罐。

“现在我可怎么办呢？”她哭起来。“难道就这个样子走路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宁可死掉！我等天黑下来，就摸着黑走到阿加菲雅大娘家，打发她到我家去取衣服。眼下呢，我到小桥底下躲一躲。”

我的女主人公就挑选青草稍为高的地方，弯下腰，向小桥跑去。她钻到小桥底下，却看见那儿已经有个赤身露体的人，留着音乐家的长发，胸脯上满是汗毛，就尖叫一声，昏厥过去。

斯梅奇科夫也吓了一跳。起初他把姑娘当做河神了。

“莫非这是塞壬到这儿来勾引我？”他暗想，这个推测倒使他很受用，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貌素来看得很高。“不过假如她不是塞壬而是人，那么这种古怪的变异该怎样解



释呢？为什么她到这儿，到小桥底下来？她出了什么事？”

他正想解答这些问题，美人却渐渐苏醒过来。

“不要害死我！”她小声说：“我是比布洛娃公爵小姐。我求求您！您会得到很多钱的！刚才我在水里摘钓钩，有贼把我的新衣服和鞋子统统偷走了！”

“小姐！”斯梅奇科夫用恳求的声调说：“我的衣服也给偷走了，连同长裤一起拿去了，而长裤的口袋里还放着松香呢！”

所有演奏低音提琴和长号的人，照例都不大机灵，然而斯梅奇科夫却是愉快的例外。

“小姐！”过不多久他说：“我看得出，我这种模样使您发窘。不过您会同意，我没法从这儿走掉，理由也跟您一样。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：您愿意躺在我这装低音提琴的盒子里，关上盖子吗？这样一来，您就看不见我了。”说完这话，斯梅奇科夫就从盒子里把低音提琴取出来。一时间他觉得把盒子让出去未免亵渎神圣的艺术，可是这种迟疑没有多久就过去了。美人就在盒子里躺下，把身体蜷起来。

他捆紧皮带，想到大自然赐给他这样好的头脑，不由得暗暗高兴。

“现在，小姐，您看不见我了，”他说：“您躺在那儿，自管放心吧。等天黑，我就把您背到您父母家去。至于低音提琴，我可以事后再到这儿来龇”临到天黑下来，斯梅奇科夫就把装着美人的盒子扛在肩膀上，慢腾腾地往比布洛夫的别墅走去。他是这样打算的：他先走到随便哪个农



舍里，借到一身衣服，然后再往前走。“这叫‘因祸得福’啊……”他想着，两只光脚扬起尘土，由于扛着东西而弯下腰。“我对公爵小姐的命运这样殷切关心，比布洛夫一定会慷慨地犒赏我呢。”

“小姐，您躺得舒服吗？”他用 cavaliergalant 约请女人跳卡德里尔舞的那种口气问道：“劳驾，您别客气，自管在我盒子里躺着，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！”

忽然，殷勤的斯梅奇科夫觉得前面，在乌黑的夜色笼罩下，好象有两个人影走动。

他凝神细看，相信这不是眼睛的错觉：确实有人在走动，而且手里还提着包袱呢。

“这不就是偷东西的贼吗？”他头脑里掠过这个想法。“他们手里拿着东西。多半就是我们的衣服！”

斯梅奇科夫就把盒子放在路旁，去追那两个人。

“站住！”他叫起来。“站住！抓住他们！”

两个人回头一看，发现有人追来，撒腿就跑。这以后公爵小姐还听见急促的脚步声和“站住的喊叫声响了很久。最后一切归于沉寂了。

斯梅奇科夫一个劲儿追下去，要不是机会来得凑巧，美人大概还得在路旁旷野上躺很久。正好这个时候，斯梅奇科夫的同事们，长笛乐师茹奇科夫和黑管乐师拉兹玛海金，也顺着这条路走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去。他俩脚底下绊着那个盒子，吃惊地面面相觑，摊开了手。

“低音提琴！”茹奇科夫说：“哎呀，这就是我们的斯梅奇科夫的低音提琴啊！可是它怎么会丢在这儿？”

“多半斯梅奇科夫出了什么事，”拉兹玛海金断定。



“要就是他喝醉了酒，要就是他遭了劫。不管怎样，把低音提琴扔在这儿总不妥当。我们把它带走吧。”

茹奇科夫就把盒子驮在背上，两个乐师往前走去。

“鬼才知道有多么重！”长笛乐师一路上抱怨说：“要我演奏这种大笨家伙，我说什么也不会同意。哎哟！”

两个乐师来到比布洛夫公爵的别墅里，把盒子放在乐队占用的地方，然后就到饮食部去了。

这时候，别墅里的枝形烛架和壁上烛架已经点燃。新郎是七品文官拉凯伊奇，在交通部任职，英俊而可爱，正站在大厅中央，两只手放在衣袋里，跟希卡里科夫伯爵谈天。他们在谈音乐。

“我，伯爵，”拉凯伊奇说，“在那不勒斯结交过一个提琴家，他创造了不折不扣的奇迹。您不会相信的！他用低音提琴……普通的低音提琴能拉出那么妙的颤音，简直叫人拍案叫绝呢！他拉施特劳斯的圆舞曲！”

“得了吧，这不可能……”伯爵怀疑说。

“我跟您担保！就连李斯特的狂想曲他也拉！我跟他住在同一个房间里，因为没事可做，甚至跟他学会了用低音提琴拉李斯特的狂想曲呢。”

“李斯特的狂想曲。哼！您开玩笑。”“您不信？”拉凯伊奇笑起来。“那我马上拉给您听！我们到乐队那边去！”

新郎和伯爵往乐队那边走去。他们走到低音提琴跟前，动手很快地解开皮带……于是，哎哟，不得了！

不过，现在，趁读者诸君驰骋想象力，描摹这次音乐争论的结局，我们转到斯梅奇科夫那边去吧。可怜的乐师



没有追到那些贼，回到他放盒子的地方，却没看见那宝贵的重物。他猜不出是什么缘故，就在那条路上走了几个来回，还是没找到盒子，就断定走错路了。“这真要命！”他暗想，揪住自己的头发，浑身发凉。“她在盒子里会活活闷死的！我成了杀人犯！”

斯梅奇科夫在各条大路上走来走去，一直走到午夜，寻找盒子，可是最后筋疲力尽，往小桥底下走去。

“等天亮再找，”他暗自决定。

天亮后他找了一阵，也还是一无结果。斯梅奇科夫就决定在小桥底下等着夜晚。

“我会找到她！”他喃喃地说，脱掉高礼帽，揪自己的头发。“哪怕找一年，我也要找到她！”

直到现在还有些住在上述地区的农民说，每到夜间就可以看见小桥附近有个赤身露体的人，留着长头发，戴着高礼帽。偶尔，从小桥底下还传出来沙哑的低音提琴声。

城外一日

早晨八点多钟。

一大块灰色的乌云迎着太阳爬过去。在乌云上，时而这儿，时而那儿，闪出一道道电光，象是红色的锯齿。远处传来隆隆的雷声。热风戏弄青草，压弯树木，卷起灰尘。马上就要下一场五月的雨，一场真正的暴风雨就要开始了。

以乞讨为生的六岁小姑娘费克拉在村子里跑来跑去，

